

THE LIBRARY
Centr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s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人民評論

旬刊

第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日出版

定價 零售每份四分半年十八

期六角全年三十六期一

元二角郵費在內國外酌

加郵費郵票代價十足收

用

人民評論社

社址 北平司法部街甲廿四號

電話 南局二九四

人民評論社第二次徵文獎學啓事

敬啟者本社爲提倡青年作品起見，曾於本刊舉行第一次徵文獎學，業在本刊第二十七號揭曉，並將錄取各稿在本刊今年各號陸續登載。茲復舉行第二次徵文獎學，並開列其辦法於後，敬希全國學界注意：

一、題目：

1. 領袖制度在歷史上之評價與中國現時之需要

2. 長城之戰（創作小說）

二、體例：文言白話不拘，長短亦不限制，惟須繕寫清楚。

三、獎金：中選者第1題第一名獎金五十元，第二三名獎金各二十元。第2題第一名獎金三十元，第二三名獎金各二十元。

四、期限：收稿延至三月底截止。

五、稿件請掛號郵寄北平司法部街七十三號本社編輯室

第三十五號要目

時事評論

「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辯護

蘇明實

傀儡登場與日人策畫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組織

周之鳴

法西斯意大利國內的生產

拓落

學潮下的學生生活解剖

志農

危機四伏之華北政治經濟與軍事

吳白石

唐虞讓國考（上）

胡夢華

文藝

悲壯的戰死（詩劇）十續

楊若萍

「模特」的悲哀（雜感）

慕昭

本 刊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時事評論

「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之辯護 中華民國

憲法草案初稿業於本月一日由立法院公布，並定本月爲公開討論時期，徵求全國各界意見。事關立國根本大計，默念一般國人與法學才智之士，於此一月內，對此必有熱烈之貢獻發表，而引起一番論戰也。天津同業大公報本月三日社論對之已略論列，並致疑於第一條「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其意以爲三民主義之義解不一，將來恐因解釋之不同，發生違憲問題，又恐影響人民之言論，著作出版，結社之自由。所慮似是而非，蓋猶未能把握「三民主義共和國」術語之真諦，且未能認清憲法爲革命與歷史的產物。何以言之，請舉吾說。

憲法必求合於建國之時代與國情的需要。「三民主義共和國」者，乃就時代與國情之需要爲中華民國國體之說明，以示立國之一般趨向也。憲法上關於國體之規定，最初不外民主與君主之差，其趨向在伸張民權；此爲法國革命以後之潮流。歐戰以還，各國新憲法於國體之規定，因時制宜，乃有關於國性之經濟趨向與民族自主二點之闡明。前者如蘇俄憲法逕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德國威瑪憲法實最先以立國經濟趨向訂入憲法。後者如愛斯多尼共和國憲法稱：「愛斯多尼爲獨立民國」，芬蘭共和國憲法稱：「芬蘭爲一自主之共和國」，來多

二

蘇實
克明

尼Lietone共和國憲法稱「來多尼爲獨立民主共和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稱「立陶宛爲獨立民主共和國」，捷克共和國公布憲法之宣言，有「我捷克國民並宣言願盡吾人全力，俾本憲法及吾國一切法律得在吾人歷史之精神中，並在自決自主成語所包含的近代主義之精神中適用」。我人於此可知現代各國憲法之關於國體之闡明已各視其國情之需要，由伸張民權一點，而兼顧及立國經濟趨向與民族自主二者；載入明文，以供國民遵循。而「三民主義共和國」一術語實兼有此三者之闡明，適合需要，不可缺一。蓋我國承數千年帝王專制政治之歷史，而今建國需要民權，毋待煩言。現爲弱小民族之次殖民地國家，要求民族之自由平等更屬天經地義。環處當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之尖銳矛盾現象中，確定立國之經濟趨向，尤爲需要。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爲非資本主義的，而自土地問題立場之例言，由平均地權到耕者有其田，其所採手段，復與共產主義者有別。如此謀中國經濟問題之解決，表示中國經濟建設，一方爲非資本主義的路線，可免階級鬥爭，勞資抗爭；他方可不需經過共產主義之大破壞，大暴動之恐怖階段。今茲懷疑「三民主義共和國」一術語者，如不能否認中國國體趨向獨立國精神須循三民主義之民族，民權，民生之途徑，或以其他術語能包括此等趨向與精神者

代之，便不應率然反對。至三民主義，原著俱在，初不懼人誤解。且「三民主義共和國」一術語亦僅示國體趨向，與立國精神之大要，無與於詳細內容。而憲法上其他條文列舉，更不懼人侈陳三民主義以抵消之也。若謂三民主義之解釋，聚訟紛紜，則憲法有稱「民主共和國」者，姑不論其民主之具體方式各有不同，而政治學者解釋「民主」一術語，果統於一家乎？此我人以為大公報之懷疑為過慮，而未能把握「三民主義共和國」一術語之真諦也。

至謂稱「三民主義共和國」將影響人民之言論，著作出版，結社之自由，亦不盡然。三民主義為中山先生融會世界潮流與國情之著作，其內容與外延甚廣，其中自由甚大。今既公認三民主義為建國之原則，假使自由而軼出三民主義範圍以外，是自絕於新中國建立之大道，豈可謂為正當之自由？且三民主義乃自清末至今一般志士仁人犧牲奮鬥之南針，今且成爲此輩流血之結晶矣。世有謂憲法爲血所書成者，則中國憲法上豈可無血書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字樣？英國憲法必以「權利要求」爲基礎，法國憲法必以「人權宣言」爲基礎，美國憲法必以「獨立宣言」爲基礎，蘇俄憲法必以「勞動階級權利宣言」爲基礎。按之憲法爲革命與歷史的產物之例，則中國憲法豈可不以三民主義爲基礎？是固宜稱「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也。（蘇實）

傀儡登場與日人策劃

東省淪陷，旌旗易色，黑水

人民評論旬刊

第一卷 第三十五號

時事評論

白山，無殊異域。溥儀供人傀儡，改元建制，本不自今日始。森復潛號稱帝，把戲翻新，本質依舊，原無意義可言。惟沐猴而冠之扮演者，雖不足視；而操縱在手之導演者，則另具深心，不能不令注意耳。

日本數十年來假想之敵國者有二：其在海洋者爲美，其在大陸者爲俄。無論與美俄之任何一國啓釁，而欲操其勝算，必待其大陸政策之完成。滿洲偽組織者，即此大陸政策計畫中之一步驟耳。特偽組織雖明翼已成，而李頓報告書則直斥爲日本憑藉武力所製造，於是引起世界各國之不滿，而有相約不承認之宣言。日本既不直於世界輿論，乃退出國聯，我行我素，內田焦土外交，於焉應運而生；侵襲熱河，直薄長城；軍事固有進展，外交則益孤立。然好大喜功者，猶不以爲意焉。洎夫日俄情勢險惡，日人色厲內荏，揚言強硬，實懷顧慮。焦土外交，黯然失色。廣田遂代內田而起，企圖轉換國際情勢，誘致各國對滿承認，藉保其既成勢力。不謂美俄突告復交，向之國聯報告書僅能使日本孤立者，今以美俄關係之轉變而益使之陷絕境矣。日雖強項，至此亦不能無所忌憚；觀於廣田前後言詞之異致，即可窺見。當去年十月十七日，日俄情勢尚在險惡之際，廣田之言曰：「日本對蘇俄與中國，若至外交策略用盡之時，惟有訴諸武力以與周旋」。至十月二十四日則對人談話云：「日本唯一目的，在乎息事寧人；對俄願早結束中東路談判，對中國則極望促進友邦交誼」。時未及旬，前後判若兩人。國際情勢急變之速，日本初未料及；而以轉換國際關係自任之廣田，仍有餘勇可賈。對華新政策，與曠使滿洲改稱帝國，乃兩管齊下之方針也。因滿

洲溥儀改帝，而可宣傳溥儀政權之穩固；藉以誘致各國之改變態度，而為放棄不承認之張本。以三角外交為對華新政策之基調；所謂三角者，即北平南京上海三處，各以不同方式，分頭交涉是也。北平交涉之巨頭，以杉村，有吉與岡村為代表，其交涉之範圍，以東北通車，東北通郵，東北通航，與畫界設關等問題為主要。在南京上海交涉之巨頭，以德川，有吉與嘉治等為主角，其活動之目標，以減低關稅，停止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與重提西原借款等為題目。凡此諸問題，我國果與之談判而有任何決定，則承認「滿洲國」即蘊藏於其內，雖不作法律承認之正式手續，而事實則不能不承認之矣。果如此則國聯去年六月七日之通告，即失其依據而無所用矣。兩三月來，東京報紙屢載中日妥協之謠，全為此計而欲故意淆亂國際聽聞而已。

抑有進者，東蒙自二十一條要求以還，日本早已視若囊中之物，至去年長城之役，東四盟竟為拾取而償宿願。但東蒙既在掌握，西蒙亦欲得之而始甘心，長城各口既延不交還，多倫及察東一部，且增置重兵；推其用意，無非伺隙以窺西蒙耳。西蒙若得，外蒙兩面受敵，一旦與俄有事，即可分兵襲取庫倫，割斷中東路而使遠征俄軍，首尾不能相應。俯瞰中原，據高屋建瓴之勢，席捲黃河以北各省，亦易若反掌。惟日俄情勢方在亟迫。國際關係正感孤立，舉兵奪取，勢難不起糾紛；如不囊括以為己有，又恐後悔莫及。因此異想天開，欲利用蒙古王公尊爵爵祿之守

舊心理，嗾使溥儀稱帝；俾沿襲遜清舊封以事霸權，而收不勞而獲之功。當日本軍閥與鄭孝胥商議帝國名號時，兩方曾有爭執，鄭主張恢復清滿名，日方則主張改稱「滿蒙帝國」。日本嗾使溥儀稱帝之用心，由此而昭然若揭矣。今雖仍以滿洲為名，蒙尚未與；然其覬覦之心，仍未稍殺，則可斷言者矣。

然則吾國際此難局，其將何以自處耶？曰不外兩途：（一）已失之士，始終探不承認主義；（二）未失之士，急謀固守禦侮準備是也。由前之說，外交方面宜更積極喚起國際同情，進而漸圖切實合作。由後之說，國防方面，宜互商妥善後設施，俾樹攻守咸宜之基礎。國際公法學家惠頓氏（Henry Wheaton）言：「當一主權國因實力已竭或有其他原因，對於叛變者放棄其最高之爭鬥時，則他國對於叛變者即認事實上業已獨立，主權國無權過問；惟在此爭執尚未絕對解決或永遠解決之前，他國進行承認叛變者之獨立，是為對主權國之敵意行為，應任破壞中立及邦交之咎」。我國之與東北，尚未放棄其最高之爭鬥，則堅持不承認主義，在所必要。蓋雖無用，而尚不足為害；苟不堅持，則貽害將不可勝言。內蒙自治自日前中政會通過八項原則，內蒙代表已表滿意，自治實現，當無困難。但僅實施自治而無整個國防設施，猶不足以杜覬覦之心。將來隱患，尚未能弭。故除不承認外，又須有國防之準備也。願吾全國上下，亟起圖之！（克明）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組織

周之鳴

譯自貝魯塞三郎著法西斯國家的政治機構第二章

——強力政府的確立——內閣制度之法西斯的改革

法西斯主義國家理論的第一要求，是在確立國家權力的絕對性。如此，莫索里尼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羅馬法西斯黨大會主張必先強化執行權力。莫索里尼在該處說：

「執行權力實是意味為我們生活的根幹，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爲什麼呢？因爲執行權力是作爲于國民生活所有部分，常担负必須解決之諸問題的解決的。這就是布告宣戰，締結媾和的權力；這執行權力，更必須能指揮國家所有武裝權力，驅使日益複雜之國家行政機關；所以，不應把牠視爲次要而輕視之，使之服從議會的輕浮意識，而爲跳舞的傀儡。執行權力，應是國民中的最高權力；其最高的元首，應爲國王。」(Dr. Walter Heintz, Der Faschismus, 1932 ss. 14-15)

此主張後即制度化而形成爲底下二種法律。一，就是關於增大首相權限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律，第二二六三號；二，就是關於發布法規之執行機關的權限之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律第一〇〇號。

法西斯政權確立前之意大利政府，是與英吉利，法蘭西及他歐洲諸國一樣，是基於議院內閣制度而構成的；增大首相權限之前述的法律，即與該議院內閣制以澈底改造的表露。依據民主主義的理論家們說，議院內閣制，是有如下各點特徵。就是第一是內閣基于議會的信任之上，從而得防止政治的專制化。各大臣，通常是對議會負連帶責任，如失議會的信任，即辭其職；所以，無視民意的獨斷專政，即不可能。其次，關於內閣內部，組閣由在議會多數黨的首領担任，這是一般的；所以，首領自爲首相，閣員可以該首領之心腹者當之，以謀調和統制內閣內部的便利。同時，因爲由議會多數黨組織內閣，立法部與執行部得妥善的保有緊密的連繫。以上就是彼等的主張。反之，根據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們說，不錯，議會內閣制，是有以上諸特徵；但，牠須在議會有絕對多數黨的場合。在

議會如沒有足為國民信賴之絕對多數黨，而為小黨分立之形態時，則議院內閣制，即不堪其擾。對此洛滋克說：

「在最近十年間的我國（意大利）政治史上，議會的毫無拘束的支配，已至全然無視帝國元有的憲法了。帝國元有的憲法，是使主權的主要諸機能，使之屬於執行權力，及為元首的國王，樹立對議會不過保留其有次要的協力，與統制內閣的機能之單純的立憲政治。然而，因為憲法上的習慣關係，即改變了該憲法，而常賦與議會，衆議院以更多的權力。如果衆議院存在有比較同性質之多數，則該種組織，不論是善，是惡，總會有所活動。但如選舉制度中輕率的定為比例代表制，那麼無論那個黨政，也不能得到多數，而其危機，也就難以救濟。衆議院一為小數黨的結合體，內閣也必從而為所有政黨均有其代表之小數黨的協力內閣。那在一人首領下之有機的，鞏固為一單位的政府觀念，因為各大臣按照各自主張與各自所屬政黨的命令而行動，從而，也至完全埋沒了。因此之故，不可避免的，必導政府諸機能至完全麻痺的境態。政治的統一，已由法西斯主義于相異基礎之上建立了，且比以前更有能率更完全。」

依據憲法上的習慣，議院內閣制的政府，一般是不意味行動與政策之真正統一的；不論那一方面，全是認為意味各大臣對他大臣負其責任——大臣間之完全連帶責任的。因此之故，所謂內閣的統一，即建立于很強力的弱點上。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加倍了弱點，隨使大臣們陷于比前更恐慌，短命的境地。在法西斯主義政府之下，則不然，內閣立即獲得政策與行動之真正的統一，而由政府首長，凜然的維持該種統一了。舊之連帶責任的思想，因為預想到行動的多樣性，而被棄廢了；所以，在只有一種政策的時代，即在行動統一的時代，那種思想已經沒有足以存在的理由。只有技術的諸問題，始殘存于統一之外。因為，在這技術領域的各種工作，是須由各大臣担任的。因為政府首長之首相的憲法上的機能，從而，帶有特別的重要性。那種各大臣為在經濟上及政治上有特殊利害之特定的某一勢力，或是某一集團的代表者，而遂行各自所願的政策之議會政治的防水隔室的特質，已絕其痕跡。立于政府首腦，指揮國家一般政策的，並非閣議，已是人類的個人。當然閣議仍為最重要的諮詢機關而殘存；然已不得為合議體以上國家政

治生活之能率的指導機關。』(Rocco. 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quoted from "what is Fascism and why?" edited by Tomaso Sillani, 1931, P. 19—20)

洛滋克以上所說，除外議院內閣制與以批判外，並含有對內閣制度之法西斯主義的重要提案，此即主張將從來閣議所擔負之統轄國務的機能，而由首相一人擔負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律第二二六三號，也即是此主張之制度化。依據此法律首相的地位比之議院內閣制首相的地位，是比較的強化。第一，就是首相不如平常首相那樣對議會負政治的責任。首相只對國王負其遂行全般政府政治的指導的責任。議會的信任，不信任，對首相的地位均不能有何權力，使之動搖。首相是由國王任免；然行任免的時候，首相任命之勅令，須有現任首相的副署；同時，首相被免的勅令，也須有後繼首相的副署。所以，若現任首相不副署後繼首相任命的勅令時，無論在何場合，現任首相仍有其職。這樣一來，首相的地位，也顯著的強化了，反之，比之議院內閣制時代非常低落其地位的，則是各部大臣。在議院內閣制之下，行政大臣，與他各部大臣及首相之間，是無何等上下關係的；但新法律，對此點

即加以根本的變改。首相與各部大臣，自並列的關係而變為上下的關係；各部大臣，所有自己的行動，必須對國王與首相負其責任。不僅此也，各部大臣的任免，須基首相的申請而由國王任免；所以，首相的信任如何，立能左右各部大臣的地位。在此，首相已不如平常議院內閣制時代的首相那樣，只是個關係，乃是名實相符的首領。省，局，課的設置，廢除，與其組織，職務變更等等關於國家的重要事項，已不如從來那樣，須經各大臣合議體的內閣之手，而只由首相自己一人之見解，自由的以勅令遂行之，首相在必要的場合，且得依勅令，自己担任指揮一省乃至數省權力。

關於首相與各部大臣的關係部份，一見之下，這種制度，是有與人們以類似美利堅合衆國的大總統內閣制的印象，然而，事實上，在二者之間，是非常不同。不錯，那由大總統一人對國務負責，及各部長官（相當議院內閣制諸國의 各部大臣）關於自己所管事務不關議會，而只對大總統負責，與乎各部長官任命後的進退，一依大總統之信任關係而定等等，是有點類似法西斯主義新制度之首相與各部大臣的關係；然而對議會的關係，則二制度的大總統與首相的地位，是非常不同。美利堅因為嚴格的採用三權

分立主義，所以爲執行機關的大總統及各部長官之不得出席議會，是爲原則；從而，不能自己出席議會參加討論議決事項。是的，在大總統的場合，是得送申請書于議會，說明關於重要政務之自己的意見與希望；然也不過只此而已。議會仍得決定與大總統及各部長官不同之自己的意思。在此，大總統對議會不能命其停會，也不能命其閉會或解散；固然，對議會通過的法律案，大總統是有不同意權；但此也決並非絕對的權制。若在大總統不同意議會通過之法律案的場合，議會得以三分之二的多數決，斷乎以之排斥。一至成爲法律，大總統即有執行的義務。以此看來，美利堅大總統對議會的牽制力，並非強力的，已是明瞭的事。反之，在法西斯主義新制度下的首相，對議會則有壓倒的牽制力。關於增大首相權限的前說法律第六條，規定提出議會的諸問題，首相有審查權，無論什麼問題，未得首相同意，不得編入上下二院議事程序中。所以，首相得從許多議案中，只承認其確實得能通過的議案。若議案被否決的時候，則無論是上院或下院，對於被否決的議案，首相有在其議決後三個月間，要求最初議決的議院再行議決的權限。在此場合，不許討論，只許無記名投票。在求再議決的場合，政府對原案加以修正提出時，則只許討論

關於修正之點。其議決，則如前以無記名投票行之。同時，首相並有將二院之一方所否決了的議案，交送他院，求其審議，決議之權。通過一院的決議案，在他院修正通過時，該議案即交還最初的議院，而就其修正之點而行討論，議決。據此而言，在法西斯主義新制度下，首相之前的議會，就可知道牠是怎樣的無力化了。

爲議會無力化的條件，尙不盡如此而已。關於發佈法規之執行機關權限的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律第一〇〇號，規定由執行機關實施從來屬之議會所有的立法權。依此法律，執行權力機關所得實施的立法範圍，顯著的擴大了；重要的法律，全不得議會承認而發佈。該法律第一條規定，經預備閣議決定，並已徵得國務院（即爲國家機關之法西斯大評議會）意見後，得以勅令，發佈閣底下新項的法律。即一，法律的施行；二，執行權力之行使權限；三，國家行政組織及其新機能，公法人的組織（市，鎮，村，縣，有法人資格的公共福利設施，大學高等諸學校等除外）所關的法律。第二條，規定與外國間締結之條約的承認，縱在須有法律之必要的場合，也得基于閣議預備決議，徵得諸大臣的技術會議及國務院的意見，而以勅令認可之。第三條規定：政委依法律相受權限之委託的場

合，或在緊急形態，及絕對的有所必要的場合，得基閣議的預備決議，以勅令發佈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的規則。然而，在此什麼是緊急的形態，什麼是絕對的必要，這是一任政府一方認定的；所以，利用此第三條第二項，政府得隨時發佈自己意見的規則。然關第二項的勅令，如無他理由時，該勅令發佈後，在三會期以前，須提交議會二院中的任何一方。若二院中的一方拒否該勅令時，則一發表否決議案，該勅令即行消滅。又勅令發佈後，經二年也不成爲法律時，則在法定期限滿了時，所失其效力。不過因爲勅令之活用範圍之擴大，是必與首相之擴大權限相應的；從而，那爲立法機關的議會，其地位也必至于有名無實的境地，這是很顯明的。因此，議會不如從來那樣是個立法的宗源，而不過只是立法技術領域之政府的協力者而已。這樣一來，雖同是名爲議會，而比之三權分立主義的有權威的議會，則有天壤之別。

但是，爲什麼執行權力，有須使議會屈服之必要呢？爲什麼執行權力有增大其權限的必要呢？洛滋克他說明其理由如下：

「關於執行權力、發佈法規之這種法律，乃是決定

議會之立法活動與執行權力之立法活動間的界限的。限制執行權力之立法活動的傾向，這是法西斯主義出現前數年間的特色。此種特色有的說是議會越權所致，有的說是有他的理由使然，然不管怎樣，真正的立法分野，若是超越所有合理的界限而擴大的時候，同時，政府的統制力，必隨之薄弱，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因之，產生了這樣奇妙的結果，就是現在經濟上，社會上之急速的變化，正需要政府的活動有不間的進步，要求政府活動比以前應更有深切注意，更有能率的活動；他方，執行權力的自由，則反而益被限制。于是乎，爲適應現實需要起見，與執行權力以十分活動的餘地，已是必要了。因此，以上這種法律，就是在於補充那爲經濟的，社會的進步非常幼稚時代的，狹小國家所制定之憲法的缺陷；與乎在某種場合，賦與政府行使屬於普通議會領域之立法權的權限。」

(Rocc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quoted from "what is Fascism and why?" edited by Tomaso Sillani, 1931 p 21)

法西斯意大利國內的生產

拓落

譯自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 By

Paul Einzig

法西斯統治的十年間，意大利恢復了其戰時，特別是戰後完全解體的生產力，這本來是必然的事。因為政治安定的恢復，再加以產業界的和平的確立，生產一定會達到，並且要超過戰前的數額。只是生產的增加，其本身並不能充分證明法西斯的經濟制度優越於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而且其他國家亦有進步。大戰期內特別是戰後，貨幣膨脹及因此而起的不景氣，生產力非常衰落，意大利及其他國家皆極待恢復。然而在全世界遭受生產過剩的痛苦時，不斷地增加生產量，到底是一種資產抑或是一種負債呢？

意大利有比每年生產總額的增加更重要的事，就是其生產制度有較優的均衡；其他多數國家是無系統地增加生產，受暫時的偶然的需要的影響，結果某數部門生產過剩，而其他部門又太過於依賴外國的購買力及需要。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能有系統地引生產的增加於正途：在蘇俄，政府集中全力於發展工業；在意大利，政府主要的是謀農產品的增加。

雖然意大利原是一個農業國，但直到最近，國內還需要外國輸入大部分的食糧，只要在美國及他處的僑民能從本國寄回億萬里拉（意幣名約合國幣四角五分——譯者）的匯款，此事是不危險的，可是自歐戰以來，僑民的匯款日漸減少，那麼若不增加農產品，意大利的經濟就要失其平衡了，於是不得不努力，求農產品的增加，即一般所稱「小麥戰爭」政府集中大部分力量從事開墾荒地，瘠地的加肥，獎勵緊張的耕種方法，以謀增加麥的產額。若我們曇花一現的「買英貨」運動與意大利官民努力增加農產品的熱心比較，自然差得太多了。不但耕種面積增多，連每畝的生產額也提高；他們的努力得到很好報酬，一九三二年差不多已能自己自足了。

法西斯主義使意大利經濟制度達到均衡的成功，還有另外一個證明：就是利用水力電氣為發動力的增多。可惜因礦產的貧乏，特別是煤，致使意大利落後，政府為謀減低依賴外國煤的供給之程度，在北部獎勵用水力電氣為發動力，雖然這種新動力不能完全補償缺乏燃料的遺憾，而在此方面的進步已使意大利較能獨立了。

若以爲法西斯統治的類此的成功，完全由於其制度的特質而來，是無意義的，任何强有力的政府，只要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麼，及如何獲得此需要，那麼都能達到相同的結果，不過在集團國家，這類經濟制度上的根本改革是更容易實行罷了。感謝產業界的和平，工資的伸縮性，及政府於必要時的干涉等等的賜與，使法西斯意大利要開始進行大改革時，已有預備好了的優越地位。

若以爲法西斯黨在意大利謀得一更平穩的生產制度，不過就是高度的保護政策，是錯誤的，意大利的制度，與他國政府用關稅補助等方法來獎勵國內某數部門的生產不同。因爲在其他國家，政府給某數部門以保護或補助，只是對該部門有利，並未顧及到其對於全國的利害如何，在意大利，獎勵某數部門的政策，即是包括一切計劃的生產因素的一般政策之一部分。實際上說，獎勵已獲得海外市場的某數種產業，是比較方便而易見成效的，然而法西斯政府因了可貴的眼光遠大，並不集中其力量於此道；恰相反，它不以發達輸出貿易爲意大利主要的必需，却志在減少輸出貿易在國民經濟生活上相對的重要性，例如奢侈品，必要時可拒而不用。

我們在下一章要講到，法西斯國家在其發展的初級階

段時是需要高度的經濟自給自足的，因爲要完成其經濟制度的試驗法，西斯政府已盡可能地謀獲得比較高度的獨立，不受國際經濟的影響，那就是說，努力於建立較平穩的生產制度。

說到分配問題，法西斯的經濟制度很多地方捨棄個人主義了，但在生產方面，仍保留個人的原始精神，此精神且永占重要的地位。至於生產工具的國有，還談不到，除去有限的專賣事業和國有企業不計外，生產仍操於私人手中，而且永留於私人手中，法西斯政府並不想加生產者以強制的計畫，任何擁有工業或農業生產工具的個人或團體，皆可自負其責地進行生產。

的確，政府不必如干涉分配似的那樣高度地干涉生產，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指出生產者的利害，若從生產的過程論是大體相同的，只有到分配時才起利害的衝突。爲要和解這種衝突，政府必需實行，或準備執行高度的干涉，雖然只要有少許的干涉已足保證生產者的利益。

政府當局的意見，以爲只要私人活動不與國家利益違反時，政府不用干涉。干涉可以是主動的，也可以是被動的，如果政府覺得在某一方面個人的原始精神不足應付需要時，政府即干涉以發展該部門的生產；例如上面所說的

小麥的生產就是。政府除用各種有效的宣傳方法以激動多量生產的熱情一精神上的獎勵外，還給與經濟的幫助，以從事耕地排水的計畫，這樣直接負責增加生產。此外，還有一方法獎勵農業的生產，就是將波河流域的農夫運到其他地方，使之能在他處更有利地表現其生產活動。

不過這類的政府干涉，究屬例外，在另一方面各種產業集團自己會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供獻於生產方法的改善，所以若以為各種產業集團的唯一任務是防止產業界的衝突，及協調勞資的利益便錯了；產業集團注意到其會員的各種經濟活動，所以牠們有許多方法扶助生產。

政府干涉的目的，被動的或消極的意義在防範生產走向不正的方向，特別是防止某種產業有不顧一切的生產過剩。因產業集團部設有獨立的統計機關，政府能很詳細地知道生產變化的趨勢，此種統計事業發達到如此完全的程度，以致一個產業集團的代表向作者說，產業集團部所得的生產概數最多不過是一星期的；若一想起我國（指英國；下同）的「生產調查」落後了若干年，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統計一事上，我們有彷彿意大利的地方。

假如產業集團部以為某種產業大概有過剩生產，當局就禁止該種產業建立新工場，同樣的理由，並禁止現有工

場擴充。但是這種干涉是罕見的，平常的辦法，都以產業集團的內部自動協定達到同樣的目的。

大家都公認為增強政府的干涉，以增進產業的合理化有增添法律性質的辦法的必要。我國熱心於謀產業合理化的人，無疑地要忌妬意大利的制度罷。因此，只有利用政府干涉，產業的合理化才能迅速地有效地完成。

近數年來我們見到無數次的談判，企圖將工商業合理化，結果皆歸於失敗，原因不外某種產業不願遵守談判結果的建議，其中個人的原因亦非常重要。但在意大利，不論極端的保守主義，自私的貪婪，或某一企業眼光狹小，皆不能破壞合理化的計劃，因此種計劃被視為有益於公眾。所以雖然視私有財產制度，而對私有財產制度所有權的行使却受顧及公共利益的限制。個人主義決不能變為合理化的障礙物。

再者，合理化的實行，決不能以工人為犧牲，因為工人在實行合理化後必會過剩。如在德國及其他國家，主要的產業都有非常的合理化，結果增多失業工人；其實在世界經濟恐慌未爆發前，失業工人已增加得頗可觀了，他們實行合理化，只謀企業家本身的利益，而不顧及成千成萬失業工人的反響。但在意大利，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到工人

們若因應用效率較大的技術而失業，不久便會得到專為他們造出的新職業了。

依目前的情形言，法西斯意大利還談不到計劃生產，而且無疑地永不會走上如蘇俄的意義的計劃經濟的途上。計劃的原則要能整個施行於生產時，只有將同樣的原則也應用於消費上才可能；蘇俄政府之所以能賣出其一切生產品，乃因有定糧制度與出品不足的原故，致使消費標準化；不然，中央機關的計算，定會被消費上的個人主義所推翻。法西斯的經濟制度並不希望剷除消費上的個人主義，所以也不用跟隨蘇俄之後，嚴格地實行計劃生產的原則。

法西斯國家不希望能準確地決定明年要生產若干雙某種顏色、大小、質地的鞋，但是假若鞋的生產很多，而市面的需要無希望相對的增加，即使減價出賣也無希望增加，那麼政府馬上就運用它的權力來干涉生產，藉此免去過剩生產的浪費物料原人力。在自由放任主義的政治下，生產過剩由其本身在長期中自己去補救，但此種補救，只有在賣不出的貨物堆滿市場，使物價大跌，於是若干平素頗有存在理由的生產者破滅後才出現；而且此時並不一定最適者生存，常常會遇見有優越的技術設備及充分財富足以衝過恐慌者，會被恐慌消滅的。

法西斯的制度頗富伸縮性，其原則亦未固定，若從生產方面論，其目的在保持個人的瓶始精神，而不使它過分放縱，所以仍保有自由競爭的優點。如果有製造家以改良製造方法而營利，自然不會有任何事物阻礙他享受他的成功，但是相互掙扎的競爭，政府就立刻加以干涉；生產者儘可降低其生產品的賣價，只要這種跌價是由新發明的結果，或由實行效率較大的生產方法所致。假如他想利用賠本的辦法使他的競爭者破滅，則政府毫不猶疑地取禁止的行動。

所以法西斯的生產制度是基於自由主義及國家干涉主義的奇異的混合上。現在諸法西斯的經濟學家都相信政府干涉要趨減少，但是這並不是說經濟自由主義死灰復燃，將重得其失去了的地位；因為政府干涉日漸採用各種業集團自動的協調行動了。然此協調行動究竟能代表各種業集團多數會員的共同意志到如何程度，或授意於政府者到如何程度，我們就頗難確定。大體上說起來，在意大利生產者類似社會的一部分，漸漸明瞭直接或間接干涉的利益，不知不覺就願意遵守政府的干涉了。其實他們漸相信服從並不是服從獨裁，乃是走一條雖由上級意旨規定，而實際與個人意旨完全相符的途徑，就像有句詩所說：

「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做我們必需作的事更快樂的了。」意大利國民感到獨裁制度所加於他們身上的法規，與他們自己的欲求是一致的，他們一感到他們的行動是自告奮勇。

學潮下的學生生活解剖

志農

現在在校的學生他們過的是些什麼生活？他們是否兢兢業業的在努力準備他們為社會服務的工具？他們是否不敢稍懈的在攻讀潛修？不弄清這個，不能預測一個民族的前途是否可以有為！現在的中國是積弱已深的國家，推其種因，實在過去；現在的情況，乃其必然的結果。悲觀既無用，亂罵尤不必，樂觀更屬不知自量。現在的中國到這樣不堪收拾的地步，人人負其責，誰都不能推脫。怎樣去收拾殘局，怎樣去振興中國，各人都應當深深觀察中國社會的各方面，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民是否在盡其國民應盡之責？在這樣的考察中，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是那所謂國民「新生命細胞」的我們青年學生的生活，為什麼？因為我們青年學生是中國將來的負責者，他負有復興中國民族建設新中國的重任！成年的人，已鑄成定型，不堪改造。青年的人尚純潔清白，祇要肯努力向前邁進，其前途正是不堪限量。可是我們考察其情況時，首應看其生活狀況如

的，那麼一切實際目的之行動，都是自願的了，雖然他們上面仍留有獨裁的暗影。

何？

近年來在學校生活上最值得注目的一件事，是學潮的澎湃。因了這個，各方面都有教育破產的呼聲，以及有中國教育危機的論著。這個我們也不必引證各報章雜誌上，對於校潮的記載，以及提出個人知道，以及親自經過的事實，大家都自能「心照不宣」，不加否認，認為是切確的事實。我為什麼先提出這個來，因為這是這個時代的時代病，是具有普遍性的。在這個時代病之下，所有的學校，都難免不被波及；學生的學校生活，差不多都經歷過這個。我們可以這樣的說：這是現代學校生活的特徵，牠在個人的學校生活中，也為重要的一楔機。並且我在學生隊伍中也曾經歷過，出過風頭，當過首領；並且因了這個，也曾備受崇信，也曾備受唾罵；並且因了這個，結怨於左傾之徒，在其被捕之後，曾狂噬我一口；勞駐軍將我拘捕一次，坐獄四日。所以我願將這個時代的這個學校生活

的特徵爲詳較的陳說。

我於被捕開釋後，曾作現在學潮之真因及其解決一文，擬投諸各報章讀者論壇發表，終因校課忙迫，櫛諸箱篋中，偶又檢得，讀之覺得真是一篇學校生活的寫真。我願將此文照錄於此：

「學潮成爲了時代病，這個時代病，已經波及到全國的各地學校，勢成燎原，解決無法。教育家以及辦教育者，均疾首蹙額，時發其不着邊際之論，讀後不值一笑！蓋欲求學潮的解決，須先尋出其原因的安在，然後才能對症下藥，百試百效。但此點決非教育家以及現在辦教育者所能辦到。爲什麼？因爲教育家並未親過學校生活，學潮之真情實況，他們決難推測準確，所發議論，自係隔靴搔癢，抓不到癢處之論。辦教育者，因身處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情形，雖百般注意，但終不免隔閡；爲什麼？一則因學生於秘密中進行，你無論如何不能個個的注意到，時時的防備着；二則縱然有人爲其告秘，告秘的學生亦未必能見微視遠，況且告秘的學生，若雜以個人的感情作用，又難免顛倒是非，混亂黑白，又爲富於感情時代的學生，最容易犯的毛病。因此非現處學生隊伍中，並且在學生隊伍中，曾一度的是最活動者，同時又無政治背景，而又好注意

深思各事的學生，不能道出其始末：

我現在仍處學生隊伍中，曾作過學生的總代表，曾開過大規模的學潮，曾受過極端的崇拜，也曾由於意志的堅決，不肯輕於加入某一黨派，而受過政治上的造謠中傷，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半同學的唾罵。因此，我敢說對學潮的認識，或較爲真切。

欲○究○明○現○在○學○潮○的○根○本○原○因○所○在○，○非○將○現○在○在○學○生○的○生○活○及○活○動○狀○況○究○明○不○可○。○因○此○，○我○先○將○在○學○生○的○生○活○與○活○動○狀○況○，○詳○述○之○：

我所處的是中等學校中的一個師範學校，我的所述，自難免有人疑爲是一校的狀況，非可一概而論；不過這決不然，我會當過校聯會的代表，並且每於放假旋里時，與故鄉在外求學的學生聚首時，也同樣的談到過這個；以及在外省教書的中等學校教師，也有相類的述說，不過他們對內幕的了解不及我罷了！這些狀況，我雖不敢說施諸中國而皆準，然至少施諸中國的一部地方，尙不至差池到何等地步！

現在的學校，均成爲政治鬥爭的縮影。聰明的人若加入一政黨，或左或右，尙能有所活動，不則便受雙方的攻擊。我會以此，在學校中被同學罵爲狗派，被學校當局視

爲叛徒，曾被左傾者狂噬一口，而被捕入獄。在學校中，尤其在學生中較爲優良的，便被有黨派的人視爲目標物，初則拉攏他，拉攏失敗則與以攻擊，破壞他在同學中的信仰，破壞他在同學中的號召能力。一切是非善惡，決不以其所做所爲施以評判，純視黨派爲轉移，一切政治上的造謠誣蔑等卑劣手段，均顯現於學生間。同學不察，便墮其圈套，捕風捉影，人云亦云。如此次被捕的共產黨徒，竟直認不諱，在校活動方法：

(a) 以換帖通譜 聯絡同學，增大個方勢力。

(b) 注重日常鬥爭，培植個人信仰。有隙必乘，遇孔必入，興風作浪，與學校相口角，或強作不可能的要求；藉以表現個人的英勇敢幹，更加上同黨的增加甚宣傳，青年學生的不好細察，遂於不知不覺間，漸生出信仰，進而再加以聯絡。

(c) 操縱選舉，把持學生自治會，以及操縱一切學生組織，甚至管炊食的飯長，亦在必爭，藉此得與各班同學多接頭而聯絡之。

(d) 組織讀書會等團體，暗中進行宣傳。

(e) 互贈書籍，以及相互介紹書籍，以收聯絡宣傳之效。

(f) 組織學聯會，藉愛國之名，擴大自己的力量。(g) 每遇團體活動將舉行時，事前早有把持操縱辦法。依照預定計劃，提議，通過，否決，以達到操縱的目的而後已。

(h) 凡某項運動，其領導權操諸在己者，就擁護前進，促其成功。若操諸他人之手，則必造謠中傷，百般破壞而後已。

共產黨佈下這樣的嚴密陣勢，不好深思的學生，欲其不墮入迷陣，豈可得乎？青年時代在教育上說，是好動的時代；並且因爲未曾加入社會，經驗不足，是非的辨認不清；尤其加上革命美名的誘惑，虛榮心的驅使；更以青年時代的又一特徵，是希望過高，一切好以理想期待之；心情自然就難免有一時的不滿，有作用的人們，遂乘隙宣傳，誰能不爲其感動呢？意志堅決，而不爲煽動的學生，他們又加以威嚇，與以唾罵，學校中最流行的腐化、走狗，四條腿，穿黃馬褂，保皇黨……等名詞，便加到誰的頭上，富有感情的青年，又誰能忍受下去這個呢？其宣傳的效力，誠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最知己的朋友以及最知己的同學，亦竟有因此而疑信參半者。譬如有作用的份子，去年春天會說我是本校的法西斯黨首領，某班的某某，是其黨

徒，受有學校的津貼，受有駐軍的津貼，受有中央的津貼，月得接濟四十元，月領宣傳費五十元……種種謠言，不一而足，我的同鄉，竟亦有以爲是真的；學校當局也莫名其妙，疑信參半。竟同樣的疑爲我有政治背景；我於去年被捕脫險後，校長曾以有無政治背景來相問；這樣，我竟被人視爲莫明其妙的人物了！

我的意志堅決，同時因我的努力向學關係，我很清楚的了解，一切事業，均須以學識作根底，並且認爲在學生這個階段，爲將來服務社會計，非準備下完善的工具不可！祇要在不妨礙個人的讀書範圍內，總不主張做無味的活動，實據此作正義的主張，固然也會得到一般人的擁護與信仰，但信仰者，逐漸由大範圍，而縮小到小範圍，最終則僅僅的剩下本班的幾個人，以及幾個同鄉，少數知友而已。其原因由於個人既未參加某種政治活動，自難分若何大的精神，注意到人的聯絡方面。有政治背景者，因其負有使命，一舉一動，都有作用，以一個有中心政治背景的團體活動，來破壞一個徒恃個人信仰以號召一切的單獨的個人行動，其必操左卷，自無疑問。

共產黨自立三路線破產後，由認爲革命形勢已整個成熟的全國總暴動路線，由第三國際修正，而注意日常的鬥

爭。其所謂日常的鬥爭者，就是日常的經濟鬥爭，以及造恐慌的政策也。其實行爲工廠罷工農村罷捐抗稅……學校中的鬧風潮；總之，在造成整個的社會不安，以達到其所謂使人人覺着此種社會已不能照常生存在下去，而造成其革命意識，以便奪取政權的詭計。

因爲他們的注意日常鬥爭，所以就時時伺機而動，學校的小小得失，均值得他們的加以注意；學生的半點不滿之情，也都值得他們的牢記。堆砌集羣，一遇可能的時機，便盡其煽動的能事，事端一發，有作用的人，便將平日所搜集到的點滴事實以及當前的事實，滔滔報告，加重同學的不滿情緒，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前年寒假，本校的罷考運動，便是這樣的發生。鬧得校長要辭職，同學又遞悔過書，結果同學都不知何所謂而鬧得天翻地覆。幸校長平素尚無何若大的乖舛措施，尙未致形成大的事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好詳爲觀察的同學，便莫明其妙的跟着跑。跑的結果，自己的學業是荒廢了；但問其果何所謂而如此的狂幹？便雙眼直瞪，半晌不響，或則曰這是大勢之所趨，自己又何能獨自標奇立異呢？少數看清線索的人，在所謂大勢所趨的勢力威逼下，又怎敢冒羣衆的大不韙，而正義的主持呢？因爲在每種運動中，有作用的

人們，自己形成一種勢力，其活動是一貫的，系統的，同進同退，同造輿論，同製謠言，同施攻擊，……誰若稍有異義，黃馬掛，走狗等名詞，准給加上。一般的人，縱即心內不甘於參加某項運動，但惟恐避謠辱罵計，只好唯唯諾諾跟着人跑，這派人永久佔各班的大多數。這樣，一個學校又何能不成多事之秋呢？

學生方面的情形，是如上所述，學校當局呢？其設施又多昏暗無日，給學生以藉口。平素對學生取應付的態度，以維持地位為目的，毫無誠懇忠實兼有教育家的精神。譬如用教員時，以自己的派別為標準，不稱職者在在皆是；又有一學期中，半期請不到教員者；教員之請假過多；以及財政方面的黑暗。尤其甚者，逢迎學生，無微不至。如強作歡笑，以取悅於學生；摸其臉蛋撫其頭肩（學生的），作出種種的醜怪狀態；表現出他的搖尾乞憐狀態……等。至於教員呢？卑鄙的狀態，更有不堪言者。為了迎合學生的心理，授課時教英文的不教英文，教教育的不教教育，……說些革命新話，談些社會科學名詞，以表示自己思想新……考試時幫助學生答題，答的壞時，又可與以寬待。說也奇怪，多數的青年，竟能給他發生好感，雖為飯桶，雖為濫竽，也竟能長久的保持着其地位。」

上面是我在學潮之真因及其解決一文中，所敘過的一

危機四伏之華北政治經濟與軍事

吳白石

現在華北的局勢，表面上看來，好像較塘沽協定以前安定得多，正如黃郛那次北上時所說，「安定人心」。人心確是安定了些，然而所安定的人，不外都是一些頭腦昏庸

些情況，那裏邊對校潮的解決方案也曾提出，不過因與此題無關，暫割棄之。

在上述的生活環境中，我們的讀書狀況，便可不言而喻。我在學校的五年經過中，曾遇過四次大的事變，二次是驅逐校長，一次是罷考，一次是被捕；其他小的事變，更是不能勝數。學業的荒廢，可想而知。

現在我再另外的補述一件事，足以看出學生們的品性如何？經理炊事的飯長，若不是自己，對之總是猜忌備至，說他是在營着私舞着弊。若自己一被推為飯長，就要設法「弄幾個子」，幾角錢，幾塊錢，幾個鴉子，甚至偷做一頓飯，享享口福的一點小利，也敢拋棄自己的名譽於不顧，而胆大妄為！

現在在學的學生，就是這樣的生活着。我也就在這個環境中過了五年的「我的學校生活」。當我初入校時，覺着各個同學都是將來的理想人物，誰想到誰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呢？我處此環境中，幸尚早能窺破這終非常態的生活，而常以「你想做一番偉大的事業麼？就請你不討懶！不浪漫！不浮誇！不與世浮沉！刻苦努力的去完成你為社會服務的工具！」來自相勉勵。尚未致陷入不可救藥的地步！

九，十二，於邢台四師。

的紳士，無知的貧民，耽樂的青年，親日的政客，圖利的好商。若頭腦清晰，稍具愛國熱忱的智識份子，觀此危機四伏，日趨滅亡的華北，定會不安。並不是杞人憂天，而

是有事實的佐證。塘沽協定以前的危機是顯然的，沸沸的；塘沽協定以後的危機是潛伏的，邁進的。顯然而鼎沸的軍事侵佔，易引起列強的反感及列強的干涉，潛伏而邁進的政治經濟侵略，不易授人以口實，而麻木的群眾亦不易忿激。故協定前的兵臨城下之危，一時北平焦土之傳，畢竟是未實現，可見顯著的侵佔，是有法子使它退却。塘沽協定以後，華北日貨大量傾銷與停戰區所造成的華北離心時局，其毒害一天一天的增加，而不像再有一次如塘沽協定能解救一時的軍事危機的方法，而使華北目前的政治與經濟的危機，亦得暫時減少，還不忘設根本的解除。可見潛伏而邁進的危機是如何的可怕。其所以如此的可怕而難於醫治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潛伏而邁進的，為一般人所不經心，而尤其是一股麻木不仁的青年，紙醉金迷的「摩登」，號稱智識份子，而對國事漠不關心，尤足痛心。本文的作意，就是要提醒一般人對於現時危機四伏的華北注意，雖然注意不是挽救的辦法，然而要挽救非先從注意入手不可，不然如東北四省失了，而一般人還以為是突來的大難。

華北現在潛伏的危機，當然是日本的賜與。其最顯著的是經濟與政治的侵略，但是日方的軍事侵略並不是因此而停止活動了。目下察東的危急，玉田的兵變，及前次劉桂堂的叛亂，津東平北的股匪，無時無地不在表現它的軍事活動，所以本文為述說的明晰，大別分為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來說。

離心局面的華北政治 塘沽協定，雖然解除了平津千鈞一髮的危急，然而留下了牢不可拔的遺害，造成了目

前的離心時局的形勢，或許也是將來的滅亡的種子。塘沽協定給與華北的影響不可為不大，而在中國的歷史上，將來定不免是要佔很大的篇幅。塘沽協定究竟是甚麼？塘沽協定是去年五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十分，為解除平津的軍事的危急，中日雙方代表在塘沽日陸軍運輸部派出所日本大阪商船公司內協定的停戰條約。我方最高代表為北平軍分會總參議熊斌及隨員錢宗澤，雷壽榮，徐燕謀，殷汝耕，張熙先，李擇一。日方最高代表為關東軍參謀副長陸軍少將岡村寧次，隨員何野悅次郎，遠藤，藤本鐵熊，岡却英一，林出賢六郎，伊藤章，繁芝幸憲等。議定條約五項：(一)中國軍即撤退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得為一切挑戰攪亂之舉動。(二)日本軍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觀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與以便利。(三)日本軍確認中國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日軍方自動撤退至長城綫，中國軍不得隨後追擊。(四)長城綫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五)本協定簽字後，即發生效力。此外聞尚有附件，未能公開。是否屬實，局外人不得而知，惟嗣後六月間在平政整會商討細則時，不准新聞記者列席，其已入會者，一概趕出，當時北平報聯會還與政整會起了幾天的交涉。由此可見其有無隱密附件矣。估無論其有無附件，單就所發表的條件，已夠把華北的政權斷送了。根據條件，河北平津以北一帶區域為日人所妙想的限制中國不能動兵的非武裝區域。無論何時我國不能出一兵一卒於非武裝區域內，而日本則可隨

時派飛機或其他方法入內地探察，中國還要保護及與以便利。長城以南以東及停戰區域，我國不能置一兵一卒，所有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警察只能防範宵行小竊，而土匪的擾亂，軍事叛變，警察又那能維持。且灤東平北一帶的保安隊，多是偽軍改編，是又軍事行政大權，皆為日人所操縱。在此種情形下，於我平津以北以東各地，皆非我能自主統制者，事事必得日方之允許，如去歲灤東老耗子，戚文平股匪擾亂時，我以大隊進剿，被日方以藉口携重大武器為名，加以阻止。但根據條約並無此種限制，後經許多周折，始能進剿。當股匪陷危時，日又公然出而調停，要求我方收編。至於在平北一帶，如前次方吉之進剿，劉桂堂之叛亂，皆在戰區一帶作祟，日方暗中接濟，而又公然出兵申言堵剿，長驅直入戰區，而我則只好在非戰區以外，沿邊吶喊，不敢越雷池一步，任匪騷擾。每次變動，皆為日方所唆使，令我平津時感威脅，而彼則別有作用。由此觀之，平津以北以東地區，即河北三分之一的地盤，皆為日人所操縱，而造成了華北的離心局面。此外我方政治人物為其清道夫者，不在少數。於是華北整個政權，遂間接操諸日人手中，而形成了日人保護下的華北離心局面。

除政治上的侵略更形成了離心局勢而外，日方更進一步，作收買人心的陰謀，使華北人民齊集於變相的日方旗幟之下，而造成離心的民意。去年十一月灤東股匪老耗子平息後，忽有非法的組織，應運而生，名曰戰區調查會。總會設唐山，榆關有分會，其他灤東各縣皆派有工作人員從事調查登記。一切組織極其嚴密，若只是看它的宣言，

則內容當然堂皇，極言調查民間疾苦，作將來興利除弊之準備。若欲探其背境，則其陰謀不難明悉。該會負責人全是漢奸者流，一是前李際春所統率的救國軍前敵總司令鄭燕侯，一是劉鐵忱，亦係救國軍中堅份子。總其成者即隱匿榆關的李際春，與日偽發生關係的人也就是他。該會的用意即是要想把去年五月間曾曇花一現的華北國，使它實現起來。他們的工作分三項；第一為聯絡地方土豪劣紳，第二設法以金錢勾結地方民團，以利益引誘民衆加入該會，第三在前兩項工作完成後，即繼續作樹立政權之舉，其最終目的，即所謂華北國之出現。這種收買人民的陰謀，是想組織華北國而以收買民心為第一步工作。現在平津以北以東的地區，已在他人之保護下而形成了離心局勢，而人民方面，雖其陰謀組織在唐山一處已被查封，不敢昭然活動，然而其潛勢力的過進，若不設法澈底制止，終為大患。

現在灤東方面，雖然此種非組織不敢公然進行，然而其繼而代之，作公開之活動者比比皆是。其方法之巧妙，手段之辣毒，更有勝而過之。這又是甚麼把戲？這就是現在灤東方面盛行一時的日語研究會。勸誘人民加入，加入者可得多方便利，故戰區以內各縣日語研究會林立，而加入者日衆，其中尤以無業遊民為最多。會務組織及日語教師，全為日人，前復經日關東軍參謀長儀我指導改名為中日俱樂部。總部設灤縣，各縣有分會。日人以宣傳中日黃種聯合向白種人進攻為號召，以作掩飾之詞，究其最終目的，不外為收買民心以為組織華北國的初步。總此上所說，日本目前對華北政治侵略的趨勢，是欲造成華北整個的

地方與其所收買的民衆與我政府當局形成離心的局面。

至於目前日方實行交還榆關，及古北口，又是一種甚麼陰謀詭計呢？本來長城各口，依照條約規定是應當去年接收戰區時就該交還我們的，但是從日人侵略華北的計策上作想，長城各口是絕不輕易交還與我們的。他把着華北的門戶，要昇堂入奧，隨時都可能，現在拱手奉還，豈不是自甘放棄華北侵略政策？然而日方畢竟是把榆關還了，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一）榆關實際究竟還未還，（二）與日方交還的別具的意義。榆關還了我們，只是名義上還了我們，實質上還是在他們手中。我們只是接收了縣政府與公安局，偽機關還是不承認取銷，關東軍警備隊還是要住在榆關城裏。現在日鮮浪人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聽說接收以後的匪風更熾，軍政實權都在別人手中，試問一個空洞的縣府，與一個有警無槍的公安局，又有什麼方法來執行權政與維持治安。即使日方也允許我們設立稅關郵政等，我們還得另外找地方成立，試問在此宜賓奪主的情形下，我們的機關還能與他們抗衡嗎？在一切實權方面都未收回來，榆關算是收回來了嗎？不但榆關未收回來，而且榆關東門外的東羅城又無形的被別人硬佔過去了。東羅城裏現在的日鮮人，幾乎佔全城人口三分之二。日人在那兒修了兵營，建了市場，並新造了許多的民房。實地佔據了還不足意，竟公然要求名正的劃爲「滿洲國」境。這個問題有點棘手，所以這次接收榆關的時候，乾脆就不談它，然而實際上已被他硬佔過去了。我們再來看日方交還榆關的別具意義。他這種陰謀，很顯然的有兩點，一，交還長城各口，以緩和華北的空氣，同時好達到侵略察哈爾的目的。

現時察東雖然平靜無事，但是他正在極積的準備與偵察，到了相當時候，察省恐怕就危險了，最近由多倫往新源運輸炸藥甚忙，其野心可知矣。二，藉口交還榆關古北口，好再向我當局交涉通車，設關，通郵的問題。前次剛村寧次即來平與黃郛交涉的結果，就是日方雖先交還長城各口，然後再進行通車，通郵，設關等交涉。日方見中央對此頗無誠意，乃竟一度先要求交涉通車等問題，而後交還長城各口。中央未允，於是通車與交還各口問題都成了僵局。現在他先交還了名義上的榆關與古北口，通車等問題當然不免跟着就來了。最近黃郛又要晉京，恐怕就是爲了這個問題吧。

殖民地化的華北經濟政策 自塘沽協定後，日本在華北已佔有軍事上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因顧及國際一時的非難，於是暫時放棄了軍事的侵略，轉而積極從事於經濟的侵略，以謀華北經濟的獨佔，所謂「經濟霸道政策」，自廣田繼任外相以來，特別的顯著。據八月十四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稱，「日本帝國政府行將變更其對華外交政策，由靜觀外交而爲積極的經濟外交」。這個政策是不費一彈一槍，然而它的經濟霸道的壓迫，比武力還要狠毒，而侵略所取得的實效，比爭奪地還強得多。經濟侵略，是現代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唯一的法門，而尤其是日帝國侵略領土的前導。九一八以前的東三省，就是很好的例子，現在她經營華北，慣技重演，其侵略的步驟，（一）先謀華北經濟的獨佔，（二）其次完成所謂「日滿華北經濟集團」。

（一）日本欲謀華北經濟獨佔，首先必排斥英美勢力。

現在滿東一帶英國的煤礦，以及天津市場的英美勢力，都是日人眼中之釘。六十年來，英美對華侵略，志在維持均勢，日本志在獨佔，故以武力攫取了東北四省，襲退歐美在東北的勢力。現在可極力經營華北，欲襲退歐美在華北的勢力，以謀獨佔。謀獨佔的最後目的，固然是要達到他的領土的野心，但是目前的意義，是在急於補償其最近所受的經濟的損失。自九一八後，日貨在我國大受排斥，而尤其是在華南一帶。嗣後日英商戰一起，日紗無法向外發展，甚而欲維持在印度的地位亦不可能。所以要補償這些損失，不得不在華北極力擴充市場。自塘沽協定以後，日本稍稍放鬆了華南的競爭，而極謀華北的獨佔，這種現象可以在日紗對華傾銷的數字上觀察得到。去年日棉輸入上海者，較前年減少九七·六四七·〇八九平方碼。而輸入天津者則驟增二四·七五五·七七七平方碼，青島市增四六·二一四·〇〇三平方碼。日本經濟侵略華北的根據地為天津，青島，其侵略的陰謀，據中央銀行日報二卷九號載，「塘沽停戰協定成立以後，日本對華北貿易積極發展，日商有華北聯合會之組織，以青島為根據地，謀壟斷華北市場，近來上海日貨爭相運往華北，上月（二十二年八月）統計達五千五百餘噸。上海日人貿易機關，亦相繼遷至青島，天津等處。三井，三菱，古河各洋行，在青島創設大規模支店，日商務官亦在青島設立分署。最近上海日絲廠公會，派員赴青島籌備開辦工廠，豐田絲廠業已決定遷往青島。華北方面日紗布之傾銷，盛極一時，自山海關及熱河戰事發生時，天津方面，裕元，恒源，北洋，寶成，華新等六大華商紗廠，完全倒閉，日紗布乘勢活動，殆

已獨佔華北」。又據草野三郎在七月份遠東評論發表一文，謂日本紗廠已十五家開工於中國關東租借地及一滿洲國，其總有之裝設，已有一百七十八萬八千四百九十二個紗鐘，二十八萬五千二百個雙鐘，及一萬八千二百九十五架紗織廠。在以上的總數中，青島紗廠有三十六萬七千七百八十個紗鐘，一萬六千八百個雙鐘，四千八百五十架紡線機。另據北平世界日報十月二十八日載，日本在華北貿易，打破數年來紀錄。日貨輸入，本年九個月統計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三倍以上。日本對華輸出貨物，原以海產，棉製品等特殊品為限，現已擴張至一般商品，若以數字說明，據十一月五日東京電通社稱：「據大藏省報告，本年十月內對中國北部輸出為四、八二三（單位千元）輸入為三、八二五；對「滿洲國」輸出則為八、四三二，輸入為九、二五〇；對關東州輸出為二〇、八〇〇，輸入為二、四七二」。由此觀之日貨在華北之突飛猛進，已足驚人。但是日人還不甘心，更有所謂「華北協會」的組織，其中心人物為茅澤謙吉，小幡西吉，富田勇太郎，西利八郎，津田靜枝，高山長幸，酒井隆，高木陸部，海陸軍及大藏實業各方面人物。他們組織的宣言是，因鑒於華北有彼等之特性，故組織華北協會，以謀中日通商之圓滑。自塘沽協定後，日貨傾銷華北，已佔第一位，中日通商尚何不圓滑之有，故其陰謀乃在實行霸道政策也。

(二)日本經濟獨佔成功後，於是進而實現其「日滿華北經濟集團」的計劃。這個計劃實現了，華北就算完了。那時整個的華北，實際上都是他的殖民地，經濟權既喪失人手，軍政權當然也要被人操縱，即使日不出兵佔領

華北，而華北已成為其任所欲為領地了。所謂「日滿華北經濟集團」的內容是甚麼？簡單說來就是日「滿」華北三位一體的消費合作社。日本是工業的出產地，「滿洲」是原料的供給地，華北是日貨的輸出地。經濟的利益完全是日本個人得了，如是，日本經濟問題有了解決，及向上發展的辦法，則更可稱雄於遠東了。到那時那怕國際聯盟不承認「滿洲國」，歐洲的列強自然要向他領首。最近日本正用着政治的手腕及「滿洲」的經濟的誘力，向歐美拉攏，首先入彀的是法國，其次德英看着眼紅，也先後入了彀，最近連美國也有改變態度的消息。這真是可怕！日本正本着這個計劃邁進，同時我國混亂的局面還是沒有結局的一天，而日本早遲是有實現他計劃的一日，東三省不但收不回來，而華北早遲還會斷送的。

陰謀機關的軍事侵略 塘沽協定後，日本對華北的軍事侵略，並不是完全停止了，還是不斷的在侵略，不過不像協定前的大規模的侵略。現在可以說是以擾亂華北軍事，政治，及人民的治安為手段，所以牽制當局，以達邁步侵略為目的。塘沽協定後，日軍退出了遼東及平北一帶的非戰區域，但是他們的勢仍然是盤踞在非戰區域內的。乾脆的說吧，遼東平北一帶的股匪，就是他們的繼存勢力，甚至於所謂保安隊者，亦是變象的偽軍。這次玉田保安隊變，就是最好的實證。玉田駐防特種警兵大隊（即保安隊）是什麼？它原是去歲春間石友三在秦皇島北戴河各地，所召集失業中下級軍官，及地痞流氓組織的濫隊伍，受日方主使，企圖造亂，嗣後戰區接收時，石將所部千餘人，委交胡協五受我方命令調駐玉田，改編戰區特種警

察第一大隊，石友三匿居天津時，名雖脫離，實則暗行操縱，唆使叛變造亂，我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始將該隊調出非戰區整頓，胡協五算是接受了我方的命令，但是該隊長張福堂，彭祖佑等仍不悛悔，屢思蠢動，於是胡協五乃遭暗殺之殃，現在繼任大隊長的人選，是很夠資格的本留學生韓殿邦。至於久與日方勾結的劉桂堂，自受日方東亞協和第二軍名義後，即謀叛亂，從冀北一直鬧到冀南，甚至豫魯北境他都鬧遍了，現在又要企圖往陝西竄而與徐向前，孫殿英合作。看他的目的，就是在流竄，擾亂，以牽制整個的華北，使它陷於不安定的狀態中。此外如前次遼東的老耗子，與最近津東平北的出沒無常的土匪，皆受日方的主使，志在造亂。最近天津瀾馬占山案與前月十日北平謀刺某代委員長未遂的陰謀，都是他的主使，意在平津釀成大亂，使華北中心不安。日本在華北主使這些軍事的擾亂，究竟是為的什麼？據他目前的行動看來，是企圖併吞察哈爾，以組織其「滿蒙國」。日本的詭計是將吉黑的偽軍驅使到熱河去，將熱河的偽軍驅使到察省去侵略。三月一日成立的「滿蒙國」，可以說張名要侵略我察哈爾，綏遠的宣誓。日本為要北抗蘇俄，南控華北，他目前積極要佔內蒙，組織「滿蒙國」。目前察東的多倫，喜峯岩，新沽源，黑河等地，已為日偽軍硬佔了，並宣稱長城以北地區是「滿洲國」境，名義上雖然我們不能承認，而事實上察省長城以北，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了。目前察東雖無戰事發生，但是日軍的野心，那能就此泯滅。多倫至沽源一帶的汽車路，飛機場，兵營都已修好了。赤城，獨石口一帶，夜間常有日軍汽車出沒，偵察我方佈置的情

形。最近由多倫至新沽源，汽車忙於運輸炸藥，現在他從事於準備與調查的工作，一俟有機可乘，又何慮他不來侵略。事實告訴我們，日本目前是要侵略我們的察省，其次整個的內蒙，以便完成其一貫的滿蒙政策。「滿蒙國」成

唐虞讓國考(上)

胡夢華

吾友趙濟孫君於其中國文化運動之史的評述中，言及民國十二年古史論戰之際，顧頡剛君曾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主張，否認堯舜之存在，而謂古史起源自禹。(見本刊第三十二號十九頁)余竊疑之；此文唐虞讓國考即反駁其說。「聲音文字各變矣，風雲才略已消磨」；校畢吾文，感慨靡已。考古非吾所長，世有以教之，幸甚。

(一)
「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謬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謬一。」楊朱以戰國時代之人。猶不免有以上之感；處今日而欲証堯舜禹之事蹟，不亦難乎！况信史不作，確証無從，所持以為論斷者特私家之紀載耳。其言或有足徵；其事殆難全信。蓋文人富於才思，善為飾詞，想像所及，或無中生有，主觀所囿，或索強附會。稽之事實，相訛甚矣！此孟氏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訓也。且秦火而後，典籍佚失；其幸存於天地間者又真偽莫辨！此司馬遷所以有「文不雅馴，繙紳先生

立了，再進一步，就是黃河以北整個的華北是他的生命綫，於是組織所謂「華北國」。目前的日本在河北省中的軍事，政治，經濟的陰謀，都是在向組織華北國的路上走。

難言之」之疑也。然則堯舜禹之事蹟終不可考耶？近人且謂堯舜無其人，儒家以之「託古改制」耳。其言果足信乎？——是則未免太以武斷，而疑古過甚矣！

考「託古改制」之說蓋附會於韓非：「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

此不足以爲「託古改制」之據也！即韓非亦僅以儒墨取舍之不同，乃疑及所言堯舜之真偽；——然此適足以証堯舜之存在，與其學說之廣博；儒墨各得其偏，遂成一家。正如杜甫之詩，後人法其一端，無不衍爲宗派。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者，誠也！特其所謂真堯舜者，真堯舜之一偏耳。韓非不察，以爲「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爲墨之誠，」誤矣！後人因之，泥於偏見，乏於思考，而有「託古改制」之說，誤之又誤矣！善哉司馬遷之言曰：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史記五帝本紀贊)

文人善寄託，喜假設，儒家或不免有「託古改制」之嫌，容有疑堯舜儒家所假託者。顧統觀道墨法三家之書，並言堯舜，是較之司馬遷所主之他說較聞，更爲可信；而堯舜非儒家之私言，明矣！茲以儒家所言堯舜禹之事蹟爲根據，驗以道墨法諸家之說，以証儒書所言之真僞，擇要而論作『唐虞讓國考』。

(二)

儒書紀唐虞讓國之事甚多，若尙書，若大戴禮，若孔子家語，皆曾載之。惟多杜撰，鮮足信者。柳師翼謀則僅取堯典，而以孟軻，司馬遷，皆曾見全部尙書，言或可信，他多僞造，而舜典實即堯典之文。（此說見柳師著『中國文化史』，共三厚冊，現託章太炎先生校訂，將由商務印書館東南大學叢書印行）

堯讓國於舜，始試諸艱；蓋舉之於畎畝，不得不先有以驗之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虞帝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尙書序）

「帝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尙書堯典）

既試之三年，知其賢，乃授之政。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十一日受終文祖。」（尙書堯典）

然此際僅攝政。歷二十八年，堯崩，乃即帝位。堯子丹朱不肖，國人咸厭之而就舜。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尙書堯典即舜典）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萬章上）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後舜舉禹以爲天子，亦先令攝政。歷十七年，舜崩，禹始即帝位。舜之子商均猶堯子丹朱之不肖，國人咸就禹焉。

「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者，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孟子萬章上）

「舜子商均亦不肖，乃豫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史記五帝本紀）

「舜荐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史記夏本紀）其後禹亦紹堯舜之盛德，歷以政授皋陶與益。益終以天下返諸禹之子啓，國人悅服，遂家天下焉。

「帝禹立而舉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

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於是遂即天子之位。」（史記夏本紀）

儒書言堯舜禹禪讓之事蹟，詳矣盡矣！在更以道家莊子之書以証之。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之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爲也。」（天道）

觀此可見堯舜君臣之分。更進而察其禪讓之績。

「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地）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天地）

「（子貢）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逆，武王紂逆而不肯順；故曰不同。」（天運）

言「堯授舜，舜授禹」，蓋即以國禪讓也。莊生於此乃三紀之，必不誣矣。茲更以墨家之言証之。墨子不僅言堯舜禹之關係，並及禹與皋陶，益焉。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尚賢上第八）

「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尚賢下第十）

而其言堯禪讓於舜之事尤數見。

「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尚賢中）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

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尚賢下）

「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而目美好者哉！」（尚賢下）

墨家宗夏禹，道家崇黃帝，其言堯舜或因黃帝夏禹之聯帶關係，世容有猶以其有「託古改制」之嫌，而不足爲憑者。若懷疑派之法家韓非之言，宜可引以爲據矣。

「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簞，飲於上罇，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鬻修之跡，流漆墨其上，輪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纓帛爲茵，蔣席願緣。觴酌有來，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十過篇）

堯舜禹之奢儉爲另一問題，姑舍勿究。然所謂「堯禪天下，虞舜受之。」「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云云，是明証其以國讓，韓非亦隱之矣。其言堯禪舜之事，則較儒道墨稍有增加。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陽。」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

難者也。夫至乎諫誅者，必傳舜，乃其難也。」（外儲說右，三十四）

錄與共工之誅，儒家亦言之：然非以諫禪於舜之故。

吾意堯之明，必不以諫禪於舜之故而殺大臣。唐虞之制，貴族專政，故任賢選能必咨岳牧；而所任選之賢能亦多出自貴族。今舜以匹夫之微而登九五之尊，慮有隕越，諫之者所以爲國爲民，亦所以盡忠於堯也。惟堯能知舜之賢，故信之而不疑，然不得以絲與共工之諫爲罪也。其諫也愚，置之可耳，斥之可耳，何至於誅？揆之情理，必不如韓非之所說也。其故爲是說者，蓋韓非帥戰國策士之故智，欲以動人主之聽聞耳。「孰以天下而傳匹夫」一語，適足以証儒書「虞舜側微」之言，墨家「舜耕歷山，漁雷澤」之語，爲不誣矣。而「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忠孝篇）尤與堯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其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數語相合。韓非以策士之故技，欲籍之以証「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載堯。」余則以爲取儒書以參驗之，適証堯禪舜後二十八年乃崩爲可信。而策士之狡辯，至此乃不攻自破。其言禹之任益，益復返政啓啓之事，譏「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亦復出於一轍，其深著戰國策士之色彩，實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在啟

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外儲說右三十五）

啟之賢，司馬遷嘗稱道之，韓非乃言其集黨攻益，他書別無可攷，實一大疑問。而「勢重在啟」一語足證人心之嚮啟而儒書「天下屬意焉」之語爲不誣。於此更可見儒書所載禹「舉益，任之政十年」，其後「益讓帝禹之子啟，」法家亦承認之。而更足爲唐虞讓國之證者：

「有揖讓而傳天下者」（八說）

夫「揖讓而傳天下者，」堯舜而外，更復有誰？惟韓非以利害于人主，諱言仁義，故不道堯舜。即言之亦多微詞，蓋欲藉變古之說，以動當時諸侯之聽聞也。然吾人讀其書，反得堯舜禹傳國之證焉。

前更以雜家呂氏春秋之言驗之，亦力主肯定之說。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而不與子而授禹。至公也。」（貴公）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與其子孫。」（圖道）

「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去尤）

呂氏蓋深信堯舜之禪讓者，故一再言之而不疑。惟於諸子爲晚出，多襲前人之說。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舜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

而民勸，未謂而民畏，不知怨，不知悅，愉愉如赤子。今賞罰甚嚴，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此藉伯成子高而言「堯授舜，舜授禹」，蓋仿自莊子天下篇也。

「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慎人）

此則言堯舉舜於山澤，蓋仿自墨子尚賢篇也。

「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帝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舜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爲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行論）

此與韓非子外儲說右三十四互有出入。韓非言鯀之誅爲諫堯禪讓於舜，呂氏則謂其爲爭三公而叛。前者爲公，猶不失爲忠；後者爲私則卑鄙小人矣。然皆不經；據前說，堯之賢必不因諫禪讓而殺大臣。據後說鯀亦未必因不得三公而叛。惟儒家以治水無功，爲其受誅之罪案，最稱中肯。蓋水之不治，萬民受害，淹沒而死者，何可勝計，治之無功者，宜其誅矣！不然，以禹之賢，爲忠臣，爲能君，豈有不爲父之孝子乎！諫禪受誅以後，宜有昭雪之舉矣；爭權作亂之前，宜有勸阻之計矣。何爲緘默不言哉？

是不必深論也。惟雜家亦主「堯授舜，舜授禹」之說則無疑焉。

茲更以晚出之儒家荀子之言以證之。

「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記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哉？堯不得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成相篇）

苟卿以善疑之士，亦主堯授舜，舜授禹之說。而懷才不用，有「賢聖適不遇世」之歎，且因以自致身世之感焉。是可案也。

此外若尸子亦云：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疑；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嬪，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尸子下）

綜上所言：唐虞讓國之事實，據之儒書，驗之道墨，證之法雜，參以荀子尸子之言，莫不以爲然，後之讀史者，可以釋然矣。」

文藝

悲壯的戰死

(詩劇)十續

楊若萍

(幕啟，長城雉堞矗立在西方，層巒疊嶺，橫陳直立，枯草連天，黃沙匝地，是一個關外的景色，男軍武裝者多人，皆垂馬執槍，着灰色軍服，巡行於叢林之側)

男：

曩日兇殘奪我東北錦繡大陸，
真把我們中華民族視同無物；
神明華胄受遍了無辜的摧殘，
這真是我們民族的奇耻大辱。

我們都是有血氣的方趾圓顛，
我們要做保國家的千城石柱，
誓將肝腦塗邊關滅絕倭奴，
以頭顱熱血開闢國家的坦途。

男兒唯一壯舉是馬革裹尸還，
寧願戰死在邊關不願生入戶，
揮戈馳馬踏敵營誓死殺倭奴，
大義當前視死如歸絕不反顧。

我們此去要同心協力殺強敵，
以鐵血的代價換取國家領土，
為捍衛國家領土雖死猶光榮，
我們死後的靈魂當歡欣鼓舞。

(歌調激昂，衆武裝者和之，聲震天地)

(幕後倭奴的狂叫聲相應而起，舞台突黑暗)

烏國矮兒：

我們武士道的精神兇勇莫當，
我們大和族的靈魂豪毅非常，
懦弱的支那人們竟敢奮起抵抗，
竟敢把激昂的歌音傳達到我方。

任你們流盡熱血拚掉頭顛，
任你們叫破喉嚨高聲歌唱，
熱血頭顛抵不過精良的戰具，
高聲歌唱震不動我們的胸膛。

你們的抵抗就好像螳臂當輪，
我們的進攻就好像虎搏羔羊，
我們一定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你們雖抵抗也徒自血染疆場。

我們武士道的精神兇勇莫當，
我們大和族的靈魂豪毅非常，
懦弱的支那人們竟敢奮起抵抗，
竟敢把激昂的歌音傳達到我方。

男與衆武裝者：

如今酣睡的人們已醒自黃梁，
抖擞精神要與你們比個短長，
我們要以頭顱熱血捍衛山河，
我們矢志犧牲生命奮勇抵抗。

烏國矮兒

我們真不信你們會醒自黃梁，
我們更不信你們敢比個短長。
如今你們既醒自黃梁，
我們祇好就比個短長。

男與衆武裝者：

兄弟們呀我們趕快要瞄準放槍，
趕快衝上前去殺死這一夥豺狼。

烏國倭兒：

夥計們呀我們趕快要努力抵抗，
這一羣支那人真有決戰的心腸。

（槍聲四起，舞台爲硝烟所籠罩，人的慘叫聲，
倒地聲，踐踏聲雜起。移時一切均沉寂，舞台
逐漸光明。衆倭奴尸橫地上，血腥薰人，男亦
受傷，勢頗重，衣盡赤，二武裝者扶之。）

男：

烏國矮兒們都已郊野尸橫，
血肉到底能戰勝物質精英，
願全國同胞各自聯袂奮起，
作民族的柱石國家的干城。

如今滿體創傷將摧毀我的生命，
但我殺盡倭奴的大志猶未完成，

（以足踢倭奴尸，怒目切齒。）

窮兇極惡的倭奴你們亦有今朝，
我雖吮吸你們的血汁怨恨難消。

（欲俯身嚼倭尸，二武裝者急扶而拒之。移時
色忽變，鮮紅的血從口內噴出。）

如今死神要把我來擁擠，
我的血將流盡腦已朦朧，
遍體創傷如火燒的劇痛，
（身體戰顫，兩目直視。）
嗚呀倭奴未滅竟要目眩。

我願支離破碎的國家從速完整，
我願獨守空閨的愛妻玉體康寧，
國家完整愛妻康寧是我的希冀，
我死後的靈魂呀亦當馨香祝頌。

（聲漸微弱，鮮血噴湧，身向後力挺，二武裝
者不能扶掖，隨之倒地，幕閉）

（幕啟，舞台晦暗，隱約中戰神與死神巡行於
戰溝防壘間。）

戰神全體：

猛烈的戰爭已暫時沉寂，
地上佈滿了戰死的身軀。

死神：

死戰纔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勝利纔能維護真正的公理。

戰神：

戰爭是人類進化的階梯。
戰爭是最後和平的先驅。

死神：

悲壯的戰死是英雄的快愉，
死戰的悲壯是勝利的先機。

戰神死神全體：

我們要叫有血氣的人們致力死戰，
我們要叫效壯節的英雄光榮戰死。

「模特」的悲哀（雜感）

雪花飛舞着在空中，漸漸的下大了，庭院的樹枝和屋頂的琉璃瓦上，都鋪滿了銀白色，雖然是在黑夜裏，好像是另外一個純潔光明的世界。第二天的早晨，雪是已經停止了，但是風刮得很大，把庭院裏樹枝上的雪，都吹起來如同下雪一般，每天的早晨，我是照例的提着書箱，到學校去上課，好在我住的地方，距離着學校還不遠，所以就少受許多的風霜了。

這天雖然是這樣大的風，但是也不能不去上課。於是提了書箱，邁步出門，步行到學校，在路上雖然被風吹得只往後退，但是鼓起我的勇氣，勇往直前的走，結果走到學校了。到了振鈴上課，同學都爭先恐後的進到課堂，彼此吵雜着說：今天畫什麼？回頭一看功課表，彼此又說：畫「模特」，於是打發學校的堂役，去找「模特」去。

「模特」英文譯名 Model，就是模型，也就是人體，女人體，或男人體。學藝術的，雕刻繪畫，皆以人體為標準。普通繪畫，以畫女體為主，有時也畫男體。畫女體時，是表現性的體格美。畫男體時，是表現男性的肌肉美。為什麼要拿人體來做模型呢？因為人體是極難表現，極難繪畫，一樣東西，假使學繪畫的，如果把人體畫好了，以後無論畫什麼都不成問題，都不覺其難。所以學藝術的，都以人體為標準。全拿人體做一個模型，模型是不動的死物，假使拿一個真人來做模型，拿一個有生命的人來當做

（舞台突現光明，幕閉。）（完）

一九三三，三，十一，作於定興

慕昭

一個死物，諸位想想，這種滋味，能好受麼？模型是不動的，拿真人來做模型，也得要他不動。

畫「模特」的時候，畫人體的課堂，和旁的理論課堂不同，課堂四週，皆置畫架，中間放一張模特台，畫時請「模特」來到課堂，還請他把衣服全都脫掉，全身上下一絲不掛。教員於是乎請模特，脫了衣服，到模特台上擺上姿勢，任同學的照樣畫，姿勢擺好的時候，作上一個記號，以後畫一個鐘頭，或半個鐘頭，休息一次。但姿勢擺好之後，「模特」不許動，一直等到休息為止。休息完畢，還接着原來所作的記號，擺回原來的一樣。

畫「模特」的時間，由早晨八點鐘起，一直畫到中午十二點鐘止。一共就是四個鐘頭，有時「模特」不能按準時間到，也只好畫三個鐘頭了。

畫「模特」的教室，比普通授理論功課的教室，特別要暖些，什麼原故呢？就是因為「模特」要脫了衣服，赤裸裸的在那裏呆着，假使屋子不暖；「模特」就要凍得受不了；所以畫「模特」的課室，是特別要暖的。我們學校，畫模特的課室，生兩個大號的洋爐子，還要加上一個煤球爐，普通的人穿夾衣服，到裏面去，要熱得受不住，但是對於「模特」身上的濕渡，正是合宜。我們在課堂裏畫模特，身上雖然穿的很單薄，但時常是覺得熱的。

將下完雪的天氣，向來是冷的。無情的北風刮得這樣

利害，街上的行人是冷冷落落的。沒有生意的洋車夫，縮住一團坐在車斗下。窮途末路的叫化子，徘徊在十字街頭，遇見了穿西服的青年，和摩登的女郎，便尾隨着後面，臉上帶着乞憐的笑容，但是他們跟了一天，還沒有要着一個大錢，這也算是他們的惡運呢！

闊老們的汽車，來往在水門汀的道路上，絡繹不絕。他們身穿着皮大衣，坐在汽車裏面，嘴裏還不斷的說冷，看這樣的天氣，街上勞苦民衆們，和「模特」的身上，可想而知了，偏遇見這樣冷的天氣，課室的爐子就要犯病，正可巧這天，爐子又犯病了。我們穿着衣服大衣，在課室裏，還不覺得暖，想「模特」要在課室裏，一定是冷了。稍待一回，一位十三四歲的女孩子，身穿着黑棉袍子黑鞋黑襪子，走了進來，同學互相說：「模特來了。」隨後教員就進來說：「屋子冷如何？後來又叫堂役搬了一個爐子進來；放在「模特」的身旁。但是屋子還是不暖，同學的請教員擺姿勢，於是請模特脫衣服，模特只好遵命，脫了衣服。擺好姿勢，同學的都按排好畫架；起始畫了。」

畫了不到半個鐘頭，課室裏是越畫越冷，連我們穿着衣服的，都有點覺得冷了，年幼的小「模特」，忽然哭了起來，子細一看，她身上的皮膚，都凍成紅紫花的顏色，看這是多麼可憐啊，趕快叫她穿衣服，休息吧！

又有一次，是在夏天，畫男「模特」學校的堂役，找了一位男子來，這男子是在天橋賣藝的。這男子的體格很瘦，身上的皮膚顏色，上身是稍紫黑色，下身是發白色，他的身上所以然有這樣的顏色，或者是在陽光烈日之下，赤裸裸的膀臂賣藝，晒的。他身上的肌肉，有很多的棱

角，也可以表現是一個健全男子的體格。因為他是一個男子，畫時要表現他的肌肉美，所以擺姿勢，是擺一個勞工拉貨車的姿勢。於是乎找了一根繩子，綁在屋樑的柱子上，叫他作用力的樣子拉住。我們彼此就畫他，畫了不到一個鐘頭，他就休息，把肩頭的繩子拿開，他的肩頭上，現出一條紅紫色的血痕，結果，他咬緊了牙，忍着痛，繼續到底，使我們成功一張畫，他實在可謂能犧牲了。

他們的報酬，是按次數，而不論鐘點，每畫一次，就是四點鐘，或三點鐘。每次的代價，女「模特」所得一元，男「模特」所得僅六角錢。拿這樣小的代價，使得他們，甚至於打破廉恥，忍痛挨餓受凍，這樣大的犧牲，實在是難能而可貴了。

「模特」的人格，拿藝術的眼光看起來，他們是很高尚的，在普通一般人的眼光看去，他們是卑賤的，然而他們做「模特」，不過就是擺好了姿勢，被人畫而已。誰又能敢摩他一下呢？他自有他的人格，所以學藝術的，絕對維持他的人格。在西洋各國，學美術的藝術家，常有很美麗高尚的女郎，自己覺得她自己體格美，她自己自願做「模特」，被一般藝術家去畫她。因為表示她自己體格美，她們認為這種是榮耀的事。

在中國的「模特」則不然，他們大多數是由於受經濟的壓迫，出於不得已，而做「模特」，是不自然的。所以在中國當模特的，就沒有一個是高尚的人去做「模特」。女模特，多數是窮家的女孩子，或是妓女。男「模特」，多數是下層工作的勞工，或是賣藝的。這種都是出於不自然的，所以他們所受的痛苦就多了。